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

稗編

六經類

詩類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曰非子夏之作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

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
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徃徃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
同如透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
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
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
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歐陽修序問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固爲之不改至
於贊詩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
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
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

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

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

通考論歐

詩解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

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之召南本

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

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

東北一區尚秦紂惡惟西

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

以爲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

所以章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

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

南者維鍾鼓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劉炫釋鍾鼓亦類雅南之南爲二

南微謂此意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爲有象

舞簡南舞籥者杜預傳左氏亦知南籥爲文王之樂不取正指爲南簡者詳而考

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簡之舞

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

有所謂胥鼓南鄭注謂南夾之樂也則南之爲樂古

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

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爲周衰之詩

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鄭樵二南辨後

同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宴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
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
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
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於衰世
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天子喜曾太史之樂音節
中慶故曰樂矣而不及於
淫哀矣而不及於傷者從樂奏中
言之非以序別其關雎之文義又曰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
以爲關雎之義則非矣關雎
辯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詩何以不列於王風

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
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
至於宗周之地，憫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
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
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
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
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邶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賔
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
出於王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
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

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
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幽
詩亦可降耶國風

聖人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
必思治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
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
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
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幽風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
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闕宮曰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

漢班固

西都賦序其誤自孟堅始

王延壽等

雲光賦云奚斯頌傳歌其路寢

反

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六

篇於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于韓詩，以商頌出于

春秋之世，故爲此說。爾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

言詩者之牴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爲正。

商魯頌

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

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

辭，束皙綴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

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逸詩

絲奏

三百篇中之詩皆可被之絃歌故琴中有鵲巢

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
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將以禁人之
邪心故以歌平詩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蕩之什
乃知聲至隋末猶存

樂章

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
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
非有意於刪也夫迢迢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徃畏
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爲而刪之手墻有茨

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詠亦不過是也。詩

証
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

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而
衛宏序至是而始行也

詩序

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
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揚其善
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歌咏之文太
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

詩序

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
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
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
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

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

服朱芾斯皇是也。

詩有美刺

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

平王之詩

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旣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或疑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縣之文王麗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誄之辭何

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

成王時作，毛鄭解經之失，孰有大於此者？

毛鄭之失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窮窶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旣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序草木類

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邯鄲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

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周禮箏章歛曲詩。曲雅。曲頌。則曲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然後知箏章之謂曲詩。曲雅。曲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狸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箏章所歛。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今考諸曲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旣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

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其然乎否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曠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旣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徃徃雜採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槩成說故班固總

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
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
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
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
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
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
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
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
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
不可以叅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外國如冀州

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

程大昌詩議

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

章俊卿詩序非止於一人

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

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曼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

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

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風雅正變

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叙情閔勞者之口則

為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

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

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桓叔段叔

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

也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

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

馮懿辨詩序不可廢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舊日爲三山教時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藁飮畧之可也。林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表而出之。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鄭惟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圖書編

以詩罪者
未少其末
世耶

詩有六義焉。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大序

學易莫要于玩象，學詩莫要于辯體。象者何？陰陽奇偶爻位是也。象明而六十四卦了然矣。體者何？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體明而三百篇了然矣。尊雅而卑風者，謂雅可降而爲風，貴正而賤變者，謂變非盛時所。有此以國異王侯，地異朝野，世異盛衰，自生分別心。而於本然之體，則茫乎其未之識也。故意本委婉，每認比興以爲賦，詞本假托，每認質言以爲真。或以鄙

褒之詞釋其深邃之意。或於忠臣義士之諷刺指爲淫慝邪僻之歌謠。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若有意以升降之矣。豈知體裁一定。聖人刪之。次之。特去其無意義者。存其有關風教者。一切咸據體以分別。而次第之耳。是故風雅頌無卑高也。賦比興無淺深也。正變無關於隆替也。得其體則六義炳如矣。學詩者于詞外見意。則意味津津乎。其無窮若先執理以解文。則性情反爲義理所拘。不能洒然于歌謠之表矣。國風不曰正風。而曰周南召南。果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之謂乎。蓋江漢汝濱。不足以盡南國所選之詩。亦

以二南爲地名可也
以南爲天

不應止此二篇已也。蓋南爲離明之正方，故風爲太和之正氣，取其長養萬物而不傷也。苟不知二南之體，則言之出也不失之發露，則失之迫切，內則傷已，外則傷人，真有一步不可行者。惟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試舉一二證之。取一螽斯，可以詠歌后妃之德，即一甘棠，可以形容召伯之仁，即兔舄麟趾，羔羊騶虞，中間止移易數字而詠嘆不已，雖不直言其所以而意自涵蘊于其中。此

二南所以爲正音也。唯以時之盛衰論正變。旣不識體之正。又何有于體之變耶。不知變者。詩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不得不歸之于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時聖人之所作。不得不歸之于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亦非以正變評品詩之高下也。即柏舟爲變風之首者。觀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體也。風中雜有雅體。謂之爲正南可乎。苟此詩作于成康之時。即欲類歸二南可乎。如小雅八寸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止四篇。蓋小

雅得風體最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故鮮諷諭之詞矣。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孚棠棣。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恩義。倫孰有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薇。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爲政之小。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鳧鷖。旣醉之燕禮。未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采芑。安見其爲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爲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

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彛倫政事之類。尚有諷
諭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
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
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
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
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周自文王初
婚。至陳靈公。上下五七百年。其所存詩。各國多者二
三十篇。少者數篇而已。說詩者每牽扯于數十年間。
或有歸諸一二人焉。如變小雅。盡指爲平王幽王時
詩。何謂也。司馬遷謂太師藏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

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也蓋亦存其可以垂世立教

者詩大音

如後世之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製不同而名亦異也夫既以風爲諸侯矣乃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若謂文王在當時尚爲諸侯故謂之風而商詩爲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之風何耶况聖人既降黍離爲國風矣而邶詩列于國風不謂之降又何耶頌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有然矣若謂專于宗廟告神明焉則閔予小子敬之小慈何有于神明之告載芟良耜何與于宗廟之樂也况類而通之

七月之詩不有類于雅乎而其體則風也。瓠葉鳧鷖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雅也。泮水不有類于雅有駢不有類于風乎而其體則頌也。審如是也。王國侯國各有風。天子諸侯各有頌。周平王詩列于國風。不害爲天子之尊。魯僖詩列于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彼謂聖人降王國尊諸侯者。陋亦甚矣。嘗自衛武公一人觀之。淇澳列諸風。固諸侯也。賓筵列之小雅。抑列之大雅。果以諸侯爲政王朝。是以列諸雅與。若不論其體裁。則以淇澳列之雅。賓筵與抑列之風。亦無別與。以抑而置之小雅。以賓筵而置之大雅。果以政而

分之與噫。今田夫野婦皆能爲鄉土之歌。是卽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是卽古雅頌之近體也。何獨于古詩之體。裁無所辨哉。

風雅頌

周召獨謂之南。子以南爲樂章。取正以雅以南之詩。記亦曰胥鼓南。信有然者。但以二南爲正風。列國爲變風。古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知八方以南面爲正。則八風一也。獨以南風爲正。可推矣。知南爲正風。則列國爲變風。可推矣。且八方各一其地。八風各一其時。而舜獨以解慍歸諸南風之薰。以阜財歸諸南風。

之時。故八方均之爲風。獨以南爲正也。知風之正變。凡大小雅之含蓄而和婉者。必正體也。發露而質直者。必變體也。况正變一以體言。則雖一人之歌咏。亦自有風雅正變不齊者在也。故朝堂之上。未嘗無風。閭巷之間。未嘗無雅。雖盛時未嘗無風雅之變。雖衰世未嘗無風雅之正也。邠詩七月似雅而實風。都人士何草不黃似風而實雅者。不即此可推矣乎。真知二南正風爲三百篇之首。則正以啓其端。變以盡其蹟。如易首乾坤二卦。而諸卦皆易卦之變體。書首堯舜二典。而誓誥皆書典之變體。禮首曲禮二篇。而檀

弓曾子問皆經曲之變體又可推矣

國風

彼謂二南爲正風以其多美詩則野有死麕亦以爲美詞矣然則變風無復有美詩也如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何獨與正風大相懸耶彼旣以政之小爲小雅以政之大爲大雅則幽王鼓鍾于淮水而憂心將將尹氏秉政以致亂而憂心如惓猶以爲變之小而異乎瞻卬召旻之篇也耶若謂變風變雅之作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矣如淇澳緇衣羔裘鳴鳩果何所哀而傷也耶楚茨信南山諸篇繼于鼓鐘之後固以爲思古之詩矣桑扈鴛鴦魚藻采芣

果一皆傷。今思古之作也。耶民勞板蕩信乎其變之
大矣。嵩高烝民。江漢常武。以宣王中興之烈。申伯山
甫召虎。皇父之賢。終不得與于大雅之正。不知其所
謂大雅者。果何謂耶。程元嘗問文中子曰。邠風何也。
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請其能。
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
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
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邠風。言變之可
正也。斯言也。謂其說理不精不可也。謂聖人刪詩原
有此意。而爲詩之定論。奚可哉。况觀邠風則變固可

正矣。變小雅終何草不黃。變大雅終召旻而雅之變卒不克正何耶。反變風之正非周公不能矣。三頌終殷武又何耶。即如周公之際亦有變。康昭以後獨無正耶。是皆因篇次先後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耳。文中蔽于漢儒而後儒又崇信之使讀詩者習于其說而莫之辨。良可慨哉。然則風雅果無正變耶。蓋卦爻有正變而變卦不出乎正卦之外。樂音有正變而變音不離乎正音之中。如其風肆好穆如清風雅中未嘗無風猗嗟昌兮三章雖曰美之實則刺之而正中之變變中之正或一于正或一于變惟以意逆

志當自得之也。若以風雅之正變拘拘于時之盛衰

焉，豈深于詩者哉？

風雅正變

且關雎篇既謂宮人作於文王後妃初婚之時矣，而麟趾爲關雎之應，則其化被南國，宜不俟周召爲政以宣布之也。况周公亦在振振公子中乎？周召固二公采邑也，抑亦分于文王三分有二之先乎？然則謂之周召者何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安知周召非地名？又安知二公之封非因周召之封國而得者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安知非採詩於周之地而得之，故名之周南，採詩

於召之地而得之故謂之召南乎夫肅肅宵征者遠
行不逮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中此類亦多
矣安知抱衾裯以夜行者非勤勞公事而自安於不
均之命乎夫既謂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雖江漢之
女人望見之知其有端莊靜一之德非復前日可求
矣然致鼠牙雀角之訟野有死麕之詞者何也果文
王后妃但能化及女子而不能化彼強暴之男乎凡
詩有美有刺雖衰世未必無可美雖盛世未必無可
刺者即如二南之地雖嘗被王化矣然所採之詩安
知其世無後先而盡出於文王周召之盛世乎觀何

彼穰矣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
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
公非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而何若必指爲文王時非
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尚未封於齊則齊將誰指乎
又謂武王女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姜
女而下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
安知棠棣桃李非徒美其色或言其時而王姬之車
曷不肅離正以刺其德之有不稱乎苟時有不同雖
文王之子孫且不免管蔡鴟鴞之比而後世有小弁
白華之咏安能必王國之無可刺也况丹朱驩兜無

於堯舜之二典亢龍龍戰無損於乾坤之二卦而
野有死麕之類即有損於文王之二南乎二南

召南既謂召伯敷文王之政而化被南國則男女皆
化而歸乎善矣厭浥行露繼其棠之後也貞女爲強
暴所訟而速之獄鼠牙雀角之風方盛行焉如此而
云王化浹洽召伯能誕敷王政吾不知也殷其雷謂
婦人思念君子猶可說也標梅女子懼嫁不及時則
有強暴之虞恐非大無道之世遇極惡之人未必至
此乃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何急求自售如是哉斯
女也謂其貞信自守吾不知也至野有死麕章謂詩

人美懷春之女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未乃述其拒之之詞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而謂其凜然不可犯我不知也然則諸詩何謂也吾意其多比體也觀古詩之變始自離騷而屈原去周猶未遠其賦有娥女媵女宓妃佳人以屈子之清貞亦借此爲比詩可類觀矣標有梅亦比體或者詩人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標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耳野有死麕亦比也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檇橄野有死鹿非特麕之小也白束純束寧不取以包之哉懷

春之女其色且如玉也。吉士寧不誘之哉。是誘在吉士而致其誘者懷春如玉之女也。既已致其誘矣。乃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睨兮。無使龐也。吠是已。既炫才求用于人。又欲人勿迫于求已也。可乎哉。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諷之耳。何必質言懷春女子不汚于強暴之徒歟。

召南

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於雅也。

如彼汾沮洳。園有桃。皆實語也。反以爲興。慘慘女手。

可以縫裳、本寓言也、反以爲實談、不止此也、如將仲子、兮叔于田、貳章鄭人本以刺莊公也、而辭則爲叔段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鄭莊之意於愛叔段之中乎、楊之水、椒聊之實、晉人本以刺昭公也、而辭則爲桓叔咏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晉昭之意於美桓叔之中乎、敝笱、猗嗟、齊人本以刺襄公也、而辭則指魯桓及魯莊焉、今誦其辭、逆其意、得非寓刺齊襄之意於刺魯桓莊之中乎、魚藻、本刺時王之崇飲也、如以其辭信乎美天子之燕飲矣、車牽、本慕賢者之德音也、如以其辭信乎美新婚之燕樂

矣民勞與板本以刺厲王之不敬夫不恤民也如以
其辭信乎僚朋之相戒矣

說書

八編類纂卷之四

稗編

六經類

春秋

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
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
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
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

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范甯
穀梁

序傳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

矣。

胡安國
春秋傳序

乘與紀年、禱杙，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

遵魯史之遺文。

劉知幾
春秋議

是非老人之心，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

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幣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

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
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
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
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
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禮
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
於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
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臣大圭論夫
子作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
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

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鄭樵合春秋總辨

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趙孟春秋說

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

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

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

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定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晉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

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

劉永之與梁丘敬論春秋書

春秋之法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樂廡得書城杞大役也釐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善乎柳宗元之言曰

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
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

鄭樵例非
春秋之法

尹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
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
之歿者竟爲何人乎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
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
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
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鄒邑大夫
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
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

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

信也。

馬端臨論三傳經文同異

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說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黃震曰：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邇之，則周室爲其所并。蓋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強，故其始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橫，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爲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動以五帝三王

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簡。隨字可
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空襲貶凡例之說
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
則思過半矣。呂大圭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

古人世言之矣。

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

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
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
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爲重。春秋之初。周平王
文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

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僂數而明詔於人哉。

吳萊論春秋改

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

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
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
出也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自夏時而
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薛
氏謂魯歷改冬爲春是蓋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
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
夏殷周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
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楊公至緡公冬之五殷歷每後
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
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明矣

歷朋業
剛正考

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注云今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史伯
三

正
說

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

當有齊而書齊也

程大昌
子糾辨

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與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鄆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邾弱而逼于晉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

問衛懿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此也伐郟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遇穀盟扈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蔡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啓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隳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

李琪序齊
伯桓紀

文公以前晉之君大夫曾不通於盟會不著於典冊

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于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紂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爲繁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求諸侯莫如勤王是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至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此所以桓文並稱歟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徊晚

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文公爲元。咺執衛侯矣。

李琪序晉

伯文紀

襄公復伯則實由於穀之戰。文公方沒秦雄西陲。狄徂北師。楚張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

殺以卻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可謂有伯者之畧。而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矣。

李琪序晉
伯文紀

靈公以少主蒞強卿，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于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爲沓棊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孟之會曰平宋難，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雕牆，輕殺懷諫，雖欲

不亡得乎。成公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却之師，鄭子家弑，穆公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觀焉。景公不能首合與國，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以爲先務，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遂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不能以一矢遺楚，而使邲不振旅，爲中國羞，乃且伐厲，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厲公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逞伐鄭之威，可欺世自掩矣。自交

剛敗狄則狄退、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鄆陵勝楚則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讐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矣。

李琪序晉紀
靈成景厲紀

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淺矣、更事變未多而闕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却顧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

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已和戎則不貪功也朝聘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從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鄭而駕楚哉鷄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此豈勢要力劫哉故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無逃盟乞盟之煩無城濮鄢陵之勞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蕭魚以後凡三大會

士苟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戍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也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吳乎

李琪序晉伯悼紀

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平公不能以中夏安強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蓋政在侈家而賢者雍弃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讎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溴梁之會所謂

內有變而不知者也。宋之盟，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弃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至平昭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爲晉君臣者，改物厲

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觀德而虎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能駕

敵國哉

季琪序晉
仰平昭紀

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盖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而泄政敢于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萌已成矣范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

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季孫序
晉伯頌

紀定

仲尼刪詩。則史克之頌。不班之邶。鄆齊鄭之風。而繫之於清廟之後。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於盤誥訓命之後。蓋不獨春秋之專魯也。嗚呼。春秋爲是尊我之甚者。獨望我之深。而責我之備也。十二公之得失。蓋可觀矣。亟於伐邾。而舍盟蔑之信。貪於得祿。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旣縱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擅乎公子。

輩故隱有鍾巫之變、捨許田而遂鄭黨、納郟郕而成
宋亂、強則屈已於齊、鄭宋衛之間、弱則肆志於滕杞
曹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終瀆夫婦之分、故桓取彭
生之禍、莊公會齊、廢復讐之義、納衛有獎叛之謀、圖
郟背同姓之恩、追戎啓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
楸則侈心肆、閔公養慶父之禍、而不能除、歸季子之
賢、而不能任、僖公弃夏盟而即楚、先晉室而後周、須
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鄒之
耻、文公三書不雨、四不視朔、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鄆
丘賂盟、則辱於齊、宣公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媚齊、

不會晉于扈于清丘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廢也而取根牟成公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止沙隨若丘之辱如京師似可以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能掩背華之實襄公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昭公納牟夷之叛取同姓之女如晉至河而見却則無以爲託國之謀築郎囿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

戎政歸于下，定公雉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僭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故有聖人而不克用，哀公五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而疲民於內。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好。夫我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肩隨陳鄭曹衛之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國多變故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也。其君政不收也。當時齊晉圖霸，常以得我爲重。齊桓始合會盟，鄆之首會，姑以

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谷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蒞盟至召陵以後始堅於事齊而齊未得我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我望望而去之及楚虔爲申之會大侯小伯屢勉麋至而我獨從容退避辭以時祭是所謂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滅僖伯觀魚之謀滅哀伯取鼎之謀曹劌觀社之謀展喜之退齊師季文子之逐莒僕太師氏之樂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太史氏之書能備春秋易象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召二國之患莊公不能防閑

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其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弑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親。是家法不設也。自隱夫權於鬲。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豹。昭失權於意如。是兵柄不收也。李琪序魯

世紀

大抵蔡通於楚而親於楚。事楚愈堅而蒙楚之害愈深。蔡遠於中國而疎於中國。其貳中國最甚。而中國亦無力以及蔡。凡中國之糾合會盟。諸侯狎至而蔡獨不附。自敗莘以來。哀侯蒙塵不返。乃其於向楚釋戴天之至怨。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盟。穆莊以

後行李不至，貨幣不通。齊桓終不得致蔡于盟會。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楚盟齊，楚會孟，楚圍宋，則蔡偕至。何哉？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踐土載書，蔡莊身自背之。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干戈，挾楚穆爲窺宋之謀。十五年，晉郤缺討其不與新城之會，蔡雖僂從城下之盟，貳晉如故也。文公方謀事晉，畏楚不得行而卒，景靈不紹，文志反堅於與楚。成六年，樂書之師方涉蔡鄙，而楚申息之師已至蔡，自以附楚爲良圖也。晉悼之興，如鄭如陳，相率事晉矣。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人以晉命。

侵蔡，獲蔡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爲蔡警。鄭悼公得陳、鄭而力已疲矣，所以姑置蔡於不問。晉平之世，蔡之大臣病於楚令之不常，將改事晉以利蔡，可謂忠討矣。當時反曰：異謀誤國，謹而殺之。宋虢二會，蔡公孫歸生首以楚屬攘臂於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弱也。靈公負篡弒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殺靈公于申矣。又刑其士七十人矣。而用隱太子于

崗山矣。滅蔡以封弃疾矣。蔡之蒙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方蔡人誅公子燮之謀，目以事楚爲百世之利。豈知君弑國夷，冢嗣俱屠。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慙，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卑辭請蔡于楚。楚虔方張，晉旣不能弭蔡之難。楚虔旣隕，晉又不能復蔡之祀終焉。蔡廬以弃疾之命復國，則蔡之存亡廢興皆托命于楚。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專於費無極之一言。夫廢君立君國之大事，而楚之小臣得以制之。蔡昭抱累世之憾，復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郢之辱。沈璧以絕楚，質愛子以請晉。志

憤而氣激使中國有伯而加惠於蔡伸義於楚則蠻
荆無奸夏之風中國無從夷之變矣召陵之役晉人
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
反至柏舉之戰入郢之師遂使蔡人假手于吳以釋
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是以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
人男女以辨疆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
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以
後蔡終爲楚所并蓋蔡之依楚猶鹿豕依於餒虎之
側將以求安其不噬嚙焉不止也夫以中國諸侯雖
有即楚者犧牲待於二境未有如蔡之附楚不變也

然蔡之五禍皆楚實爲之。楚文之執獻舞蔡國十年無君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嗣常絕二也。費無極逐蔡侯朱三也。楚子常執蔡昭于郢四也。楚昭遷蔡于江汝五也。故蔡事楚愈堅而蒙禍愈深也。李琪序蔡世紀

嘗攻曹國之始末矣。其事夏盟最謹。其與諸侯甚睦。不得罪於中國。此曹所以無貶文也。其國家處於僻陋。安於卑弱。不能自立。此曹所以不得詳錄也。曹苟能以禮義自強。其國有賢者相與扶持。稍變僻陋之習。豈我能病之。晉能圍之。而宋景遂得滅之哉。善乎鄭渾罕之言曰。曹其先亡乎。偏而無禮。夫禮義明則

國不畏偏禮之不立，偪而必傾，非獨宋景之罪也。蜉蝣則刺昭公好奢而用小人，無法以自守，下泉則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鳴鳩則刺在位之無君子，候人則刺其近小人而遠君子，嗚呼！此曹亡國之階也。曹共公有僖負羈之賢而不知，而乘軒者乃三百人，曹成公有子臧爲曹國社稷之鎮，公子不能用而俾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曹伯陽惑田弋鄙人公孫強之謀，妄聽辨言而亂舊政，背晉奸宋而自取滅。

亡李琪序
曹世紀

楚虔稱伯于申，而用召陵之典，諸侯楚實有之矣。衛

獨能從容與晉而卻楚吳夫差冠端于黃池以襲成周之籍吳子在而諸侯莫敢不至矣衛亦卒晏然與晉而辭吳蓋其流風餘習尚存所以爲列國之望歟

李琪序
衛世紀

八十餘年間晉事之存于經者僅十見不過執滅之暴誅弑之惡戎狄戰伐之辱而已夷攷諸傳二年春曲沃伐翼七年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翼滅冬王命立哀侯之弟湑于晉莊十六年冬王命曲沃伯爲侯此非變端之可紀歟莊十八年春晉侯朝王晉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僖十一年晉侯平

戎于王此非功之可錄歟莊二十六年晉城絳閔元年晉作三軍晉伐臯落氏僖十五年晉作周兵晉作爰田冬晉侯歸自秦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此非事之當係歟聖人作經何削之如是其嚴春秋之法所以代一王之賞罰存萬世之綱常曲沃滅翼支孽之逼輒傾宇國東周刑故不行反加寵命彛倫攸斁人紀何觀子孫像之遂有里克之亂申生之禍由傳攷經則知聖人微其事而不書存其惡而自著及觀列國之詩自重耳而后咸闕焉蓋詩與春秋詳略互見褒貶自章以武獻之事不足錄乎春秋也故詩特詳

之。椒聊則言沃之盛，強蕃衍而曲致其隱傷之辭。無衣則著武公之并國不安，而極道其愧惕之情。杕杜采苓等詩，無非刺其行事之非。凡晉人之悖理傷道，春秋畧之者，觀乎國風可以盡見矣。

季世紀

觀春秋之世變，于鄭蓋可睹矣。鄭之爲國，適於周圻，而介乎齊晉之間，方其初也。一舉動而係王朝之輕重，及其後也。一向背而開夷夏之盛衰。鄭蓋春秋要領之國。然鄭在隱桓之春秋，王室之罪人也。在莊僖以後之春秋，伯者之罪人也。在襄昭以後之春秋，當時諸侯之罪人也。抑嘗觀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清

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鷄鳴而

下七詩，皆刺其失婚姻之道，無室家之節，夫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晉有之矣。

李琪序
鄭世紀

春秋未有書國君會葬他國者，而書滕之會于魯者

二，未有書國君朝於小邦者，而書滕之朝於魯者五

，自曹莒邢邾之小國，其爭地皆嘗從事於于戈

之釁，而二百餘年間，滕獨無稱兵修怨之事，其與諸

侯可謂睦矣。齊桓之伯，滕之會盟者一，宋襄之伯，滕

之從伐者一，晉文之伯，迄于靈成之世，滕不一列於

會，意其國小而偏，猶未能數從諸侯之事也。自景厲

以後凡晉之合諸侯一則曰滕之大夫皆會故文之
會晉者一成之會晉者十六悼之會晉者三頃之會
晉者一六七十年間滕獨無盟之不與無會之不從
則其於事伯可謂謹矣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
子用夷狄也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間
而無禮以固其國至于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

宣哉

季琪序
滕世紀

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十九成哀以後陳之從中
國者十一陳之堅於事楚大抵不得不畏楚中國之
易於失陳亦徃徃自有不能以有陳爾何者陳在春

秋之始從王伐鄭盟折會稷伐衛伐鄭借之諸侯兵
車之會齊桓之伯從齊者九晉文之伯會晉者三濤
塗雖執而首止之盟猶列陳侯稷公雖卒而溫之會
猶列陳子由宋襄之暴陳始從楚而會孟之後遂屢
動楚人之兵晉靈之懦陳再與楚而隸林之後始游
勤晉人之討非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常十九歟
自少西之難晉不討臯楚遂得以專人陵之軟邲之
役晉不振旅宋魯不得以實清丘之言於是陳始一
意向楚矣蜀之役借曰竊盟而鷄澤之集奚復後會
乃至會戚以戍陳固悼公之勤陳也以會城隸以謀

陳又悼公之勤陳也。圍頓之師，雖嘗勇於從晉而逃。鄒之行，乃尋決於與楚。何耶？異時歸黃于陳，戮二慶於陳，惟曰楚故。伐鄭伐吳，惟楚是贊。會申會虢，惟楚是從。末年夫差爭伯，陳不從楚，則又移於從吳。終春秋一世，獨召陵一會，暨從于晉，它無聞焉。非成哀以

後，陳之從中國者常十一歟。

李琪序
陳世紀

左氏曰：杞用夷禮，蓋其習夷久矣。試觀諸經，自莊僖以來，會于洮而室家之禮廢，朝其子而朝廷之禮紊。求婦於魯，婚禮失矣。逆喪于魯，喪禮舛矣。先代舊章，無一獻可攷，猶謂國有人乎。

李琪序
陳世紀

廢居正之義，啓爭國之謀，基宋之禍，穆也。以除害而惡鄭，以阻兵而黨衛，成穆之亂，殤也。挾同惡以成穆之會，志瀆貨以啓鄭之戰，踵殤之覆轍者，莊也。納朔以抗王人之命，黨齊以稔善隣之仇，履殤之危禍者，閔也。會北杏以倡從齊之謀，遇梁丘以固輔齊之好，無役不從，無盟不在，此桓之以僅稱賢之也。襄公不終其事，淺矣。成公從伯之善，不足以蓋即夷之非，昭公去公室之惡，適足以稔堅冰之釁。文公固國人以有宋，雖與晉三盟，而猶不忘從楚之好。共公從列國以盟楚，雖與晉四會，而猶不能弭其駕宋之鋒。平公

不能強公室。故魚氏始禍。自彭然也。元公不能制其大夫。故華向兆亂。由南里也。景公不能室其私寵。故向魍啓釁。入于蕭也。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既久矣。聖人刪詩。收拾散亡之後。而猶必存其頌聲於三百五篇之末。果何說也。思管成王建微子於上。公以尹東夏而命之以書。一則曰崇德象賢也。二則曰率由典章也。其崇先代之統。重三恪之寶。意如此其厚也。宋之子孫。能修其禮物。以率先王之舊。則成湯武丁之澤。豈遽至於冥然而不繼歟。一代之文獻之美。豈至於蕩然而無足觀哉。先儒論聖人存商。

頌之意以爲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是則春秋奉尊宋之意不然文獻不足夫子嘗歎之矣於

宋何取乎。

李琪序
宋世紀

前乎桓公則僖公有與伯之志而未成後乎桓公則景公有嗣伯之圖而不遂僖公之初號東州之小伯未有參盟者而僖公參盟于瓦屋未有胥命者而僖公胥命于蒲諸侯稍稍宗向之矣桓之九合是亦僖公積累之執而強於爲善規模之成則非僖公前日比也。

李琪序
齊世紀

嗚呼許太岳之嗣周之封國也使許不忘鄭之大德

毋荒弃先王建諸侯設屏之意以輔翼王室獎夷黜

華則許雖無與立必有與繫何惡乎鄭何畏乎楚哉

而反是也宜春秋之甚畧之也

李鼎序許世紀

吾觀薛宰之言板連反覆首舉踐土之載書以爲言

而仲幾亦曰踐土固然考之踐土之盟薛子在諸侯

之後意者文公雖復諸侯之職而不必盡勤小國於

會是時晉之從令者新亦卒莫能道文襄之故以復

薛之舊者吁先王制諸侯建方伯之意微矣

李鼎序許世紀

小國之睦於交鄰謹於事伯最爲有常者莫如君若

也其君臣之賢多足稱紀而守義秉禮之風類非常

時之大國之所可及

李琪序
和世紀

自天下之大勢言之。則楚之患。其初始於猾夏。其後
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用中夏之柄。由楚一國之
勢言之。則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
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李琪序
和世紀